

新时代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能力培养研究



周波澜*

中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山西太原 030051

摘要: 众所周知, 各种因素困扰着人们进行有效的跨文化沟通。对自我、社会文化根源、固有的观念和偏见, 以及文化的地方和全球层面的了解, 有助于忠实于交流实践, 但它们也可能是桎梏人们进行有效交流的镣铐。个人的欣赏取向和移情能力是个人管理跨文化能力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 跨文化能力的构建还需经历从认可到超越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适应一种新的文化所需的技能也终将在这一过程种培养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机遇, 跨文化交际日益频繁, 跨文化交际能力作用凸显。要使新时代的年轻人意识到文化价值观的积极影响, 享受多元文化的快乐, 新时代的外语教学中就要营造一种跨文化“第三空间”, 通过构建跨文化外语教学体系来实现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目标。

关键词: 新时代; 跨文化意识; 跨文化能力

DOI: [10.57237/j.jsts.2022.01.005](https://doi.org/10.57237/j.jsts.2022.01.005)

Cultivation of Cross-cultural Awareness and Cross-cultural Ability in the New Era

Zhou Bola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rth University of China, Taiyuan 030051, China

Abstract: As we all know, various factors are hindering people's effectiv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self, socio-cultural roots, inherent concepts and prejudices, as well as the local and global dimensions of culture, helps to be faithful to the practice of communication, but they may also be shackles that fetter people's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Personal appreciation orientation and empathy are the main factors of personal cross-cultural management ability. On this basis, the construction of cross-cultural competence needs to go through a gradual process from recognition to transcendence. The skills needed to adapt to a new culture will eventually be developed in this process. A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s a new era, China is facing hug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s increasingly frequent, and the role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is prominent. In order to make young people in the new era aware of the positive impact of cultural values and enjoy the joy of multiculturalism, it is necessary to create a cross-cultural "third space"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new era,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by building a cross-cultural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system.

基金项目: 山西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2 年度课题: 新时期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模式多元化探究 (GH-220295).

*通信作者: 周波澜, 1175221466@qq.com

收稿日期: 2023-02-16; 接受日期: 2023-03-20; 在线出版日期: 2023-03-28

<http://www.joscitechsoc.com>

Keywords: New Era; Cross-cultural Awareness; Cross-cultural Competence

1 引言

当今世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日益加速，国际经济贸易往来日益频繁，文化交流日益密切，跨文化交际日趋普遍。在中国国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在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的大背景下，我们面临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增强文化自信以及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这些重大使命。这些重大使命的完成需要智力的保障，需要高质量的跨文化人才支持。

新时代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能力主要包括：熟悉对象国的文化，同时要培养对本国的文化自信；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具有跨文化同理心和批评性文化意识；掌握跨文化理论知识和分析方法。我们的最终目的是面对复杂的文化现象，能够进行理性的思辨和独立的分析。简言之，新时代跨文化能力主要体现在跨文化思辨能力、跨文化反思能力、跨文化探究能力、跨文化同理心和跨文化体验等方面。[1]

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的培养，必须有深厚的文化知识为背景，能够学贯中西，能够对文化现象进行阐述和思辨。跨文化能力和思辨能力是互相交融的。跨文化外语教学承担着培养高层次国际化人才的重任。高层次国际化人才需要将能够在跨文化交际中进行深层次的对话，进行思想价值灵魂交流，并得体有效。跨文化外语教学本身就是课程思政教学，它具有全球视野、中国情怀、文化自信，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文明互鉴的旗帜，培养一种健康的跨文化批评意识。

2 影响跨文化能力的因素

自我综合知识

威廉·詹姆斯（1890年）在其经典著作《心理学原理》中写道：“一个人的社会自我和认识他的人一样多，并且在他们的头脑中带有他的形象”（P294）。詹姆斯的评论提醒我们，我们有多重自我，如学生、家长、园丁、姐妹会、医生、律师、水管工、教师等等。尽管我们有多重自我，我们不仅要知道我们是谁，还要知道我们是谁如何影响我们与他人的互动，包括我们做出的道德选择、我们的长处和短处、我们对自己经

历的感觉、我们的沟通方式、我们的偏见，以及指导我们行为的情感。[2]例如，如果你对穿毛皮大衣的人有强烈的偏见，你可能很难与他们沟通。然而，知道你有偏见，至少可以帮助你决定你可以对这些人说什么以及如何说。

社会文化根源

社会文化根源是我们与他人关系的主要决定因素。它可以把我们牢牢地束缚在一个特定的过去，对我们自己的村庄或城镇以外的人、地方和思想没有什么兴趣，也可以让我们自由地参与其他地方的民风 and 习俗，或者使我们保持中立。但很少有人对他人持中立态度。我们是有方向的，这是信心的基本来源。有效的沟通包括通过荆棘和岔道“找到自己的路”，这些荆棘和岔道造就了我们。

家庭：家庭是所有社会的基本要素。传统上，在几乎所有人类社会，这个单位都由母亲、父亲和孩子组成。尽管今天，家庭的概念在不断变化，但可以说，无论家庭是如何构成的，它们都赋予了一种亲属关系的地位。亲属地位和我们所追求的方式，为我们组织世界的内容提供了基础。

经济因素：经济因素极大地影响着我们的世界以及我们对他人的反应。我们的谋生手段、社会的全球化以及经济资源与社会正义的关系，都有加剧民族敌意的趋势。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民族之间可能发生冲突。经济全球化的后果之一是种族仇恨。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在《全球化及其不满》（2002）一书中也描述了经济和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这些国家内的穷人产生的尖锐影响。简而言之，我们的反应是基于经济资源如何影响我们的世界，基于我们个人和集体的社会经济文化遭遇。因此，经济差异可能会成为有效沟通的绊脚石。

政治因素：政治指的是国家为了公共安全和秩序的需要，为了完成生命工程的要求，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不同的欲望、目标和动机。我们的政治机构为“初级产品”服务的方式，如收入、医疗、教育、投票权和正当程序，不仅有助于确定我们对国家的取向，而且有助于确定我们对国家内部其他人的反应。想想

复杂的人际交往, 这些人际交往是回答以下关键政治问题的特征: 特定民族和社会群体与其他公民的关系是什么? 人们是否应该忽视文化差异, 关注超越种族和阶级的普遍主题? 公众应该承认特定的族群吗? 这些重要问题集中在文化与政治实践的关系上。在与其他人交流时, 你可以预期政治和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对你的日常谈话、你对人们的形象以及你对人们所说的话的意义产生明显的影响。

成见和偏见

成见和偏见是跨文化交际中的绊脚石之一。这些特定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会使我们对人的个性视而不见。首先, 他们干扰了我们客观看待对方的能力。因为偏见和刻板的判断是在我们与个人交往之前作出的, 所以作为仇恨或厌恶对象的人没有机会, 处于相对劣势。[3]“想象一下, 一个刑事法庭法官在律师和证人出示所有证据之前对一个人宣判是何种情形! 其次, 偏见和陈规定型的态度破坏信任。建立信任的关系会让我们走向他人; 建立非信任关系则会让我们远离他人。此外, 偏见和陈规定型的态度增加了我们有选择地看待另一个世界的倾向, 也就是说, 获取支持我们世界观的部分信息。

如果你学会更加开放和理解他人, 那么你成为一名合格的跨文化交际者的努力将非常容易。开放性包括倾听他人的观点, 客观地权衡证据, 发展相互尊重。考虑一下你可能有的偏见。一个好的、可靠的反思应该能让你在接触到与你的预先判断相矛盾的新信息时, 找到事实并愿意改变。

交际语境

我们注意到社会环境因素会影响人们对人际交往的反应。当你与他人分享自己越来越感兴趣时, 你会发现, 展开谈话的语境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为了在跨文化交流中表现得体和有效, 你必须对交流发生的语境做出准确的评估。可以通过了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对什么样的人使用什么样的代码、渠道和表达方式来实现。在沟通环境中有一些因素限制和控制你说的话, 即交流内容和方式是受规则控制的。这意味着存在着指导人际交往的模式或规则, 这些规则反映了文化的特性。一旦建立了沟通规则, 就需遵守。[4]例如, 有一些通信规则控制何时暂停以及暂停多长时间。在一种文化中, 五秒钟的停顿是邀请一个人发言, 但在另一种文化中, 它仅仅意味着该人正在组织他或她的想法。要成为一个成功的沟通者, 你必须知道哪些规则适用, 适用于谁, 何时以及如何适用。

局部和全局维度

在研究了交际语境的概念之后, 我们现在将研究局部和全局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首先, 今天更难将世界视为一个具有独立和具体部分的文化镶嵌体。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等文化产品是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们影响人们如何看待这些产品的展示和使用。第二, 虽然边界之间有文化交流, 但我们却不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 旧习俗和传统很容易消失。认识到这一点, 我们应该调整我们的沟通方式和态度, 以反映出一种持续的、动态的、跨越国界的思想 and 意义流动。

3 个人管理跨文化能力的因素

存在许多模型来解释个人在努力改进或适应跨文化时应遵守的规则和做法, 而且, 有学者认为由于个人适应能力不同, 应该对不同的方法进行整合。在熟悉和体验这些方法和规则之前, 我们首先应该了解影响个人管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因素有哪些:

(1) 认知维度。认知维度是指个体改变其知识基础的能力, 或是决定所接受的非语言和语言代码的意义的感觉活动。

(2) 情感维度。情感维度关注个体的情感方面。它与恐惧、爱、愤怒、恐慌、仇恨等情感联系在一起。

(3) 行为维度。行为维度是指个体根据在认知和情感领域获得的技能来适应或改变其行为的能力。例如, 如果你认为跨文化交流很重要, 那么一旦有机会, 人们就会期望你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交流。

在我们讨论提高跨文化技能的具体策略之前, 我需要提到两件对改变你的认知、情感和行为维度至关重要的事情: 欣赏取向和移情。

欣赏取向

哲学家以赛亚·柏林(1991)写道: “我并没有忽视希腊人的价值观——他们的价值观可能不是我的, 但我能理解他们所依靠的生活会是什么样。”[5]他的声明表达了与我们不同的人交往的意愿。如果你没有意愿去了解那些可能与自己的生活环境不同的神话、音乐、故事以及人们, 那么你是否会参与到一次跨文化发现的个人旅程中, 就存在着严重的疑问。所以, 当进行跨文化之旅时, 问问自己的内心是否真的致力于一条由不同于自己的信仰和行为所标志的道路。

移情

然而, 仅仅愿意交流是不够的。你还必须培养同理心或足够的想象力。想象力的充分努力指的是你“掌

握世界在时间或空间上遥远的生物的样子能力”。它是一种想象性地参与他人认知、情感和行为世界的的能力。[6]关键的术语是想象力的参与，因为它假设从你的视角到一个与你不同的人的视角的运动。印度俗语“在我的摩卡鞋里走一英里”表达了移情交流的含义。强调移情交流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我们所有人都有足够的共同点来保证人类的理解。

你的人际关系赋予你这样的期望：你能够知道别人是怎样的：同情、爱、祈祷、恐惧、梦想、战斗、关心。诚然，试图推断别人的感受和想法是有些令人不寒而栗，但一些观察结果证明是有帮助的。

4 构建跨文化意识和能力的方法

我们生活在一个需要跨越文化界限的理解和相互尊重的时代。在获得理解和尊重的过程中，隐含着两个人、两个团体、甚至两个国家成功的交谈和对话，我们称之为交流。语言当然是交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语言形式的准确使用对有效的交际是必要的，但在大多数交际场合，交际者所做的不仅仅是简单地用语法结构良好的句子相互交谈，必须熟悉交际者所使用的语言的文化。

即使两个说同一种语言的人之间，也必须意识到文化差异。我们都知道，语言和文化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两个人之间存在文化差异，即使说同一种语言的两个人之间的交流也会很困难。对于普通人来说，完全吸收第二种文化可能比用完美的语法和准确的发音说话更不可能。比努力完全同化目标文化更现实和更有价值的是培养一种文化意识和跨文化技能。[7]

跨文化技能是文化意识概念中隐含的一系列技能。如果我们要适应生活在一种新的文化中，甚至在一种新的文化中舒适地生活下去，就必须培养这些技能。事实上，一个人可以说，在意识发展之前，必须先培养技能。以跨文化意识的四个阶段为基础，在这一过程的每个阶段必须培养对应的基本技能。

第一阶段，认可。

在这个阶段，我们认识到文化的存在和广泛的影响。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始于我们自己文化群体意识的增强，除了那些处于极端孤立文化群体中的个体，我们也开始认识到其他文化的存在。像“我是美国人”这样的声明是出发点，这句话隐含的意思是承认美国人做事有其特殊的方式。同时，外国人的概念也开始有了意义，现阶段人们认识到外国人做事不同。随

着我们的不断发展，我们也认识到文化差异不仅是明显和具体的（食物、住所、衣服），而且是微妙和抽象的（价值观、态度、习俗）。可以肯定地说，随着我们对外国文化的认识不断提高，我们对自己文化遗产的自觉认识也在增加。

在识别阶段，关键技能是非判断性观察。这是一种以最小的判断来看待和描述文化的能力，即所看到的东西是好是坏，是对还是错。换言之，我们应该避免迅速而容易地将文化行为贴上“愚蠢”、“落后”或“进步”的标签。理想情况下，跨文化“旅行者”应采取科学家的态度，只报告他或她所看到的。理解的第一步是看得清楚。

第二阶段，接受还是拒绝。

几乎在我们认识到文化和文化差异的同时，人们的反应往往是积极的或消极的。我们采取的技巧试图鼓励一种中立的、非评判性的接受态度，但事实上，经常发生的是对我们自己文化的反叛或对外来文化的排斥。

我们希望在这个接受或拒绝阶段培养的技能可以被称为“应付”模棱两可。什么时候我们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有不止一种行为方式或不止一种组织社会的方式，我们就必须带着一定的模糊性生活下去，直到我们看到足够的全貌来了解如何去将文化谜团的各个部分组合在一起。

第三阶段，融合还是民族中心主义。

在这一阶段，我们要么达到一个更复杂的观点，开始采取双文化的行动和思考，要么在另一个极端，我们将我们的单一文化观点固化为僵化的种族中心主义。对于种族中心主义者来说，文化意识之路已经走到尽头。

在这第三个阶段，我们开始在跨文化的环境中接受文化，我们开始发展成为一个双文化的人，不仅语言越来越流利，而且开始具有第二身份。要实现双文化主义，我们必须培养一套可以称之为“能力”的技能感同身受。它不仅涉及到在目标文化中扮演一个人的角色，而且还要求我们愿意放弃与本土文化的密切联系。[8]

第四阶段，超越。

当我们达到跨文化意识的最后阶段时，我们能够珍视和欣赏我们自己的文化根源，无论它们是本土的还是后天的，也能够珍视和欣赏所有其他文化。然而，在这种理解水平上，我们也能够超越特定的文化，看到它们各自的弱点和长处，实际上成为世界公民，在寻找共性的同时，也重视地球文化的活力和多样性。

最后, 当我们达到可以超越文化, 将自己视为文化的产物, 但不再是文化的囚徒, 当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所拥抱的文化的长处和短处时, 我们需要一套可以被称为“尊重的能力”的技能, 这就是理解的全部。然而, 重要的是要注意到, 尊重的能力仍然允许存在分歧和批评。毕竟, 我们可以采取积极的态度, 让自己活下去, 同时尊重另一种做事方式, 并质疑这是唯一的还是最好的方式。[9]

5 新时代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能力培养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是新时代跨文化外语教学的主要教学目标。因此, 我们在教学中要注意课堂教学环境、第二文化环境和跨文化交际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 我们要把课堂教学环境置于跨文化交际环境之中, 换言之, 我们要营造一种跨文化“第三空间”[10]。

在跨文化交际中, 第三空间是指我们要引导学习者, 通过对跨文化的探索和协商, 进入到一个由母语和目的语交织成的三维空间, 从两种语言文化中, 探索出介于两种之间的一个中间地带。在这个中间地带, 目的语和本族语的文化都将得到强化, 并且融合成一种全新的文化, 从而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交际者实现真正的平等对话和自如的交流。第三空间下的跨文化能力较之传统的跨文化能力, 在交际理念上, 更加强调多元范式和交际的动态性和平等性; 在交际内容上, 从单纯的文化输入, 逐渐走向输入和输出相结合的复合范式。具体在教学实践中, 我们通过构建跨文化外语教学体系来实现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目标。

首先, 教学目标要坚持文化价值取向。把跨文化交际能力作为主要的或更高级的教学目标。它不同于语言能力, 也不同于交际能力, 它涵盖了二者。通过对不同文化的比较、对比、分析, 互学互鉴, 同时培养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和终身学习能力, 最终培养了学生的全球胜任力。

其次, 教学内容要融入中华文化内容元素。教学内容不仅要反映目的语的文化知识、社会经济、经验哲学和思想等素材, 更重要的是要加入优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要素。这样才能中西贯通, 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及跨文化交际能力。[11]

要积极探索本土化的教学方法。跨文化教学涉及到情感、认知、行为等不同层面, 要打破传统的单纯讲授文化知识、呈现语言知识等教学方法。我们要创设跨文化交际的情境, 让学生在对话交流、典型案例分析、角色扮演、辩论、影视赏析等活动中学会倾听、观察、描述、分析、交流、沟通、反思和评价, 认识到文化多样性的价值, 加深对目的语文化的了解, 也加深对本族语文化的体证, 更好地理解本族语文化中个人发展的文化参考框架, 培养用英语表达思想、交流观点的能力和勇气。[12]

最后, 要构建多维立体的教学模式。跨文化意识和能力的培养不是单靠我们的课堂讲授可以实现的, 还需要大量的跨文化体验和跨文化实践。[13]这就需要我们构建一个由“四个课堂”构架起来的多维立体的第三空间, 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课内课外相融合、线上线下相结合。第一课堂(课堂教学)中, 汲取文化知识, 塑造文化的观念和态度; 第二课堂(校园文化活动)和第三课堂(实习实践)中, 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互动, 亲身体验跨文化交际, 感受跨文化冲突, 探寻跨文化冲突的解决方式。第四课堂(网络学习)中, 要深入探索, 比较异同, 学会尊重、包容、互学互鉴。

整个教学体系纵向衔接, 横向贯通, 课程内递进, 课堂外互补, 以期实现各取其美, 天下大同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目标。[14]

6 结论

培养跨文化意识通常伴随着学习一种新的语言和接触一种新的文化, 这种接触揭示了文化的异同。有时, 文化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同样让我们吃惊。跨文化意识是一种通过客观的、非评判性的比较来理解文化的能力。它是对文化多元性的一种欣赏和理解, 即有能力摆脱我们的种族中心主义倾向, 并以自己的方式接受另一种文化。[15]

学习第二语言而不学习文化, 就像通过学习驾驶手册来学习如何驾驶汽车一样, 而且永远不会坐在方向盘后面。我们学习外语是为了与那些学习过母语的人交流, 而不是在课堂上, 而是在自然的、日常的互动中与文化中的人和情境进行交流。他们已经学会了单词和短语背后的意图, 而这些都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 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 作为学习第二语言的成年人, 我们必须有意识地检查我们所学语言的文化背景。

当我们观察另一种文化时，很难做到完全客观。我们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长大的，即使我们无法表达这些价值观，也会受到其价值观的影响和塑造。虽然很难用纯粹的客观观察另一种文化，但这样做应该是一个人的目标。我们必须记住，在比较文化时，“不同”并不意味着“差”或“低等”，它只意味着“不同”。重要的是要记住，尽管我们在与来自其他文化的人交往时会出现许多不适的时刻，但没有一种文化天生就比其他文化好或差。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价值观、规范和做事方式，这些都被认为是“正确的”。一种文化的做事方式对其人民是正确的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对每个人都是“正确的”，这就意味着跨文化交流中潜在的冲突。[16]

越来越意识到文化价值观的影响有许多积极的后果。它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和他人。我们变得更宽容，更少防御性，我们可以享受文化差异和相似性。毕竟，变化是生活的调味品！

参考文献

- [1] 池舒文, 林大津. 论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历史分期及其特点 [J]. 中国外语, 2014 (03).
- [2] Isaiah Berlin, Concepts and Categories: Philosophical Essays-Second Edition, Edited by Henry Hardy, 2014.
- [3] 戴琨. 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现存问题探讨及对策分析 [J]. 跨语言文化研究, 2016 (01).
- [4] 胡庆昆. 文化融合和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研究 [J].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8, 39 (11).
- [5] James. William,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890.
- [6] 肖丽. 文化认知视域下的跨文化交际变化与发展 [J]. 林区教学, 2016, (12): 51-52.
- [7] 赵涵, 张红玲. 跨文化能力本土化理论建构及研究路径探析 [J]. 北京化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03).
- [8] 陈新. 跨文化交际能力中自文化认知观的培养 [J]. 科技视界, 2015, (07): 27+48.
- [9] 许力生. 跨文化能力构建再认识 [J].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 (03).
- [10] 李志娇. 跨文化视角下大学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失语”现象及对策研究 [J]. 智库时代, 2019 (46).
- [11] 戴晓东. 跨文化能力理论发展六十年: 历程与展望 [J]. 外语界, 2019 (04).
- [12] 卢德平. 文化、跨文化、语言交流的重新命题 [J]. 汉语应用语言学研究, 2018, (00).
- [13] 张晓君. 英语教学中如何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 [J]. 人民教育, 2016 (12).
- [14] 刘香英. 英语教学中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J]. 文学教育, 2020 (06).
- [15]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冲突论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M]. 周琪译. 北京: 新华出版, 2002.
- [16] 武学慧. 本土文化认同视角下的跨文化能力培养研究文献述评 [J]. 经济研究导刊, 2020, (15): 112-114.

作者简介

周波澜

1978 年生, 硕士, 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非裔美洲文学、比较文学及跨文化交际。

E-mail: 1175221466@qq.com, 20011217@nuc.edu.cn